

豫

章

焚

書

第七三冊

天

章

策

書

卷之四

芳谷集卷三

元德興徐明善志友父著

說

耐閒說

予友黃君聖可號耐閒求說於予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顧我我揖君坐語甫一刻天行四于九百餘里聖人察焉故惜分陰君以閒自命不可請更之君曰吾所謂閒不汲汲於富貴利達云爾子姑聽乎方少時欲芥拾科第曉倚窗夜讀燈不敢頃刻閒也旣已薦於鄉當試禮部惴惴然文墨不足雄其

間勞益甚方是時爲士者皆然不意科輟吾思場屋  
之文於天下國家無補幸甚休其勞而凡士者又往  
往不堪其閒有去以技術鳴者有去而賈取贏者有  
去而結綬於刀筆輦金於縱橫者是數者吾皆不願  
獨匡坐蓬蒿環堵之中隤然而已所謂耐閒如此予  
乃改容謝君曰當世之士得見耐閒者可矣先儒謂  
科目設而聖賢之學微今科目輟而聖賢之學益微  
人欲無涯異徑同壑富貴利達之情不以科目有無  
爲增損也而聖賢統緒不泯絕無幾矣使凡士者在  
今日皆如君則斯道猶有望也雖然耐其次也耐久

而樂上也予聞內重則見外之輕德深則見誘之小  
既以彼爲不當汲汲已則閒爲已真適奚耐之足云  
他日訪君東湖隨柳傍花幸爲我賦閒中之樂

張伯大字說

碩之義大也在詩專言碩其詁則大也兼言碩大則  
碩以貌言詁曰壯貌佼好也大以德言詁曰德美廣  
博也人貌有碩不碩然人異於物一人足以當兆物  
雖不碩猶碩也至於德則其大不可爲量在擴而充  
之故有億人之人兆人之人所謂大人也寅齋張公  
名其令子曰碩字曰伯大不鄙命余以字之說余不

敏嘗聞南豐曾公云人皆欲善其名字而不皆善其  
行特假借以稱道云爾不誠乎身莫大焉今公父子  
自爲師友孳孳焉欲善其名字者必非假借云也其  
命余以字之說豈欲續繹訓詁稱道而已哉夫貌所  
以著德也德所以充貌也大學曰在明明德明之又  
明以至於充寔光輝所謂大也晬面盎背山立揚休  
所謂碩也佼好不足云也然德之大也有要趙文子  
晉之世家也旣冠徧見諸卿大夫乞言焉范文子告  
以古者德旣成又聽於民誦諫獻詩風言考事盡戒  
之術也趙武歸見張孟而語之孟曰從范叔之教可

以大由是觀之先民有言不自大則大其弗信矣乎  
余於伯大未見顏色然辱愛於張公有加不欲其爲  
千人之人萬人之人而足也故誦所聞如此伯大有  
取焉他日望其眉睫而知其碩大無朋也已

霜筠說 爲羅益堅作

晉人謂羅君章荆楚之材予以禹貢考之荆楚之材  
竹其一也物適於人用謂之材人適於世用謂之人  
材今石林董公以霜筠爲羅君別號者蓋以有用之  
材待君也予家故多竹工取材焉必再霜三霜者蓋  
竹之材在筠筠之堅在霜非但以其不改柯易葉於

霜也竹之材甚美而用無不周十二筩用之律而度量衡由此起孤竹陰竹孫竹用之樂篋席筍席用之朝燕籩簋用之宗廟篚篋用之聘享簠用之符節筍用之軍旅而簡用之文字其用莫重焉其功莫鉅焉凡皆以筠也土何可以不如筠哉自科廢三十年榮念摧落亦旣如筠之霜矣或者遂荒其有用之學而暴其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況人中處乎兩間凡職分所當爲者禮樂制度服器無不繫焉必也殺青所載皆考其故而究其極一旦當事任逆刃而解若破竹然如此則不特荆楚之材而天下之材矣亦猶筠

之美於東南而材於天下也羅君之先君子材高而  
不及用其大用將在君君來徵言予聞晉人愛竹清  
談云爾君器用大備措則正施則行此禮記者論筠  
本指故揚權其說贈焉亦淇澳切磋之義也

札法榮甫字說

榮甫札法君以字行久矣一日求字說於余余謂世  
之榮其字者不獨君也夫所謂榮其字者豈不欲好  
爵以榮于身豐屋鼎食以榮于家衣錦晝行以榮于  
鄉且久榮而無辱乎一榮與一辱古今常相對余自  
兒時習聞此言唯君子處天下之至榮超然不與辱

對夫何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已矣故人爵之未  
從也則一鄉一國以及天下莫不尊仰之如王公及  
其人爵從之也則功在當時澤在後世名在信史百  
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無他榮之自外得者未免與  
辱爲對獨自內得者其榮無對焉君勉乎哉君年及  
強仕方陸沈臺屬避遠貴要敬狎賢士大夫忠信樂  
善蓋有之矣仁義可勉而進也昔韋宗見傳檀歎其  
明智敏識知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以余觀君殆庶幾  
乎然則君之榮其字雖與人同而他日之榮于身于  
家于鄉必有超然獨異于人者矣

葉志道字說

道惡在人。是也。人與道不相離。凡而事畜。交際飲食。作息皆是也。而必曰志於道者。終身由之。而不知者。兆物之物。物之人。爾匪徒知之。又求合乎道之所自。然者。兆人之人。所謂人之人也。人而不得謂之。人之人。惡可已。故尚志志之所鄉。穹山鉅海。不能限。銳兵精甲。不能禦。自不恥惡衣惡食。始至飯蔬飲水。曲肱而樂終焉。用之則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不用則退藏於密。此志竟成時。葉君名志道。字士心。廉訪李公爲更今字名。卽字至當。歸一而今而後。君自謂志道是。

尋常提起時篤由內也人謂君志道是倉卒喚醒時  
勵由外也真積力久心卽道道卽心無所事志而千  
人之人萬人之人不足以待子矣雖然大道甚夷旁  
有欲岐什伯其人顛倒相追走疾獲多招子並馳子  
不人同人謂子癡子行隻隻道遠渴飢人有盈色子  
或忸怩此時志帥勿棄鼓旗聖有明訓差之毫釐最  
子貞心聽我若辭子思無邪以車伕伕

梅林說  
爲曹仁傑作

梅比於人其絕德者歟凡濟人者必有實語以梅林  
而三軍無渴是則名可以濟人求諸近古郭令公傳

呼免胄而遠人羅拜司馬公邵先生居洛而爲不善者恐二公知之蓋其大忠倬行孚格遠邇故能如此唯梅似之矣且物以多爲貴者少則不足觀以少爲貴者多則不足揚獨梅也一枝半樹則見者如遇巢由不覺屈膝至於繁華照昊縹緲無際則又如清白滿朝媚于天子瑞慶開而光霽長也實旣佳而名有補少可喜而多不厭然則梅比於人眞絕德者矣曹君號梅林求贈言夫託于梅者衆而君獨託于梅之林豈不好其實且尙其多耶雖然好尙不可以如是止也必君之好善如火必熱如水必寒如梅必酸則

聞君名當有津津然者君之尙清白如梅特出于紅  
萬紫之上則或環堵離羣或天衢彙征人將愛慕瞻  
仁有不容已者夫微言將以畜德則空言無補對君  
梅林當有愧色乃爲說勗君願寔其所好尙有美實  
必有令名梅雖絕德吾遲君矣

學而時習說

學之事大學之條目是也學之義則效先覺之所爲  
而已其曰先覺自孔子言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  
也自今學者言之堯舜以下書契以來凡嘉言善行  
可效法者皆是也而孔子集大成故後覺必效孔子

而百聖云爲舉在是矣人性皆善先覺所爲無不善之雜由體達用也學者效先覺之所爲亦無不善之雜積久與先覺之性不殊因川明體也曰復其初者先覺後覺性本不殊今而後復如其稟受之初也夫子生知未嘗自謂生知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曰不如丘之好學曰有顏回者好學與此章學字非有輕重差等也唯其效先覺之所爲故不可以不時習如堯舜稽古我效之堯舜精一執中我效之堯舜親族察倫爲古今治平之極我效之深造自得便是堯舜其間多少工程故朱子釋以學之不已又曰時時

習之則所學者熟卽夫子所謂學不厭不知老之將至也此一章學字該知字時習字該行字故朱子或問中說知行其實知在行先不知則無所據而迷所當行然行其所知大是切要故集註只說行曰效先覺之所爲更引謝氏坐如尸立如齋以釋時習則學不在口耳而在躬行明矣程子謂學者將以行之是日可見之行而壯行在其中先覺行之我亦行之日至行熟則所學在我者知其固有知也是內外合一也是善已明初已復而成性存存也今人但以讀書考古今作文章爲學有能一日用其力於先覺

之所爲者乎未之見也朱子之言聖人復起必不易之矣陳君立道語以所聞曰或曰時習者當其時則習其所當學謂八歲十五春秋冬夏也味之不得吾心是何與聖人異旨哉何以不曰時而學習之也近年辨朱者不一皆此類因立道之言及此書以諗之

菊逸說

春華似得時秋華似違世得世似軒冕違世似山林晉陶靖節見宋業漸隆不復出仕又甚愛菊故子周子云菊花之隱逸言菊似陶也人知靖節逍遙酣暢不爲簪組所勞斯之謂逸然夫子列逸民首夷齊下